

鲁迅研究资料



5

LUXUN YANJIU ZILIAO

鲁迅研究资料

北京鲁迅博物馆
鲁迅研究室编



天津人民出版社

鲁迅研究资料 (5)

北京鲁迅博物馆

鲁迅研究室 编

★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5 3/4 插页6 字数348,000

一九八〇年五月第一版

一九八〇年五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4,300

统一书号:7072·1167

定价: 1.56 元

目 录

冯雪峰与鲁迅	刘 清(1)
--------------	--------

• 新发现的鲁迅佚文 •

祝贺红军长征胜利信件片断	鲁 迅(23)
新发现的鲁迅佚文	唐天然(24)
《沉默之塔》译后记	鲁 迅(27)
《鼻子》译者识	鲁 迅(28)
《罗生门》译者前记	鲁 迅(30)
关于新发现的三篇鲁迅佚文的说明	赵淑英 叶淑穗(31)

• 鲁迅整理辑录的古籍 •

鲁迅《寰宇贞石图》序	郭沫若(39)
《寰宇贞石图》总目、说明及细目	鲁 迅(40)
关于《寰宇贞石图》	荣太之(55)
《云谷杂记》一卷	〔宋〕张湜撰 鲁迅辑录(60)
《云谷杂记》序	鲁 迅(60)
《云谷杂记》	(61)
札 记	鲁 迅(87)
《云谷杂记》跋	鲁 迅(89)
鲁迅校本《云谷杂记》说明	王得后 吕福堂(90)

• 绘画和题字 •

- 《鲁迅故乡揽胜》图序钱瘦铁(101)
题钱瘦铁作《鲁迅故乡揽胜》图郭沫若(102)
题钱瘦铁画师作《鲁迅故乡揽胜》图邓 拓(103)
《鲁迅故乡揽胜》图及题字的说明竹 青(104)

• 书 信 •

- 胡适致钱玄同(一九一八年七月一日)(109)
胡适致钱玄同(一九一八年八月五日)(110)
胡适致钱玄同(一九二〇年一月二十八日)(114)
胡适致钱玄同(一九二〇年十月十四日)(115)
胡适致钱玄同(一九二〇年十月二十三日)(118)
胡适致钱玄同(一九二一年三月五日)(119)
胡适致钱玄同(一九二二年五月十三日)(120)
胡适致钱玄同(一九二二年五月二十四日)(121)
胡适致周作人(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一日)(122)
钱玄同致鲁迅(一九一九年一月四日)(123)
许寿裳致周作人(一九二六年二月二十四日)(124)
许寿裳致许广平(一九三七年三月十七日)(125)
王希礼致鲁迅(一九二五年七月)(127)
蒋光赤致周作人(一九二七年三月十日)(127)
李小峰致周作人(一九二七年五月八日)(128)
李小峰致周作人(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六日)(130)

郁达夫致周作人（一九二八年六月二十三日）	(131)
郁达夫致周作人（一九二九年九月十九日）	(132)
郁达夫致周作人（一九三〇年五月二十一日）	(133)
郁达夫致周作人（一九三一年七月六日）	(134)
章衣萍致周作人（一九三〇年六月二十六日）	(135)
王乔南致周作人（一九三〇年十月一日）	(137)
谭金洪致鲁迅（一九三〇年十月十六日）	(138)
阮和森致周作人（一九三一年一月二十四日）	(141)
谢敦南致许广平（一九三一年一月二十五日）	(142)
许席珍致鲁迅（一九三三年六月十四日）	(143)
许钦文致鲁迅（一九三三年十月十二日）	(143)
肖三致鲁迅（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五日）	(144)
端木蕻良致鲁迅（一九三六年七月十日）	(146)
端木蕻良致鲁迅（一九三六年七月十八日）	(149)
孙右铭致鲁迅（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一日）	(151)
邵洵美致周作人（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三日）	(154)

• 回忆录 访问记 •

许德珩同志的回忆	许中明 (157)
与夏衍同志的两次谈话记录	
.....复旦大学《鲁迅日记》注释组	(158)
访问成仿吾同志	复旦大学《鲁迅日记》注释组 (166)
访问楚图南同志	复旦大学《鲁迅日记》注释组 (169)
访问阳翰笙同志	复旦大学《鲁迅日记》注释组 (172)
访问黄新波同志谈话记录	

——关于鲁迅与木刻…… 上海师大中文系鲁迅著作注释组(175)

回忆伟大导师鲁迅 …………… 吴奚如(179)

掩护召开世界反帝大同盟远东会议的经过 …………… 郑育之(193)

六十年间师友的回忆 …………… 杨莘耜(201)

鲁迅与杨莘耜 …………… 董舒林(214)

• 关于鲁迅的生平、思想和著作 •

鲁迅和“奴隶丛书” …………… 王自立 陈子善(225)

附：(一)《八月的乡村》初版本上“奴隶社”的《小启》 …(241)

(二)《生死场》初版本上的“奴隶社”《小启》 ……(242)

(三)《八月的乡村》的《再版感言》 …………… 田 军(243)

(四)“狗报”对于“奴隶丛书”的攻击两则 ……(244)

(五)肖军谈“奴隶丛书”的两封信 ……………(246)

注释《华盖集续编》札记(二) …………… 王锦泉(250)

鲁迅在广州时期革命报刊宣传马列主义的

情况及对他的影响 …………… 李 江(280)

鲁迅·寿镜吾·三味书屋 …………… 魏若华 谢励武(300)

关于江南水师、陆师两学堂史实的辨正 …………… 赵宪章等(321)

新发现的一幅鲁迅先生遗墨 …………… 潘德延(325)

鲁迅“两遇于越”“经二大涛”事迹考 …………… 敬 三(335)

鲁迅书信考释 …………… 王景山(345)

释《艺术丛编》“赋《关雎》之次章” ……………(345)

鲁迅“一段假回信”的下落 ……………(346)

译文《断想》的经历	(348)
《略论中国人的脸》一文的历史	(351)
合信氏和“《全体新论》等五种”	(353)
鲁迅的短篇小说《药》英译本序言	
.....〔美〕埃德加·斯诺作 毓英译	(356)
鲁迅著作中的自然科学史知识 (二)	余凤高 (359)
西方的医学与日本的明治维新	(359)
弗洛伊德及其精神分析法	(364)
“发见了火”	(370)
“地球仍然在回旋”	(374)

• 悼念冯雪峰同志 •

怀念与感激冯雪峰同志	朱 正 (383)
教益铭心忆冯老	裘 沙 (392)
冯雪峰同志有关鲁迅的著作目录	冯夏熊 (398)

• 年 谱 •

鲁迅年谱	〔日〕松井博光编 静闻 秋帆译注 (405)
------------	------------------------

• 补 白 •

鲁迅学俄语	岳 首 (23)
仿《狂人日记》体	老 后 (29)
叶灵凤如是说	老 后 (98)

关于《前哨》	岳 首(106)
《鲁迅旧诗新诠》的作者	老 后(168)
两个笔名	齐 山(192)
冯雪峰的笔名	齐 山(219)
“卯字号”	泰 竹(279)
“敝稿”与“姨副”小释	鲁 文(344)
柔石与冯雪峰	岳 首(391)
雪峰与鲁迅最早的交往	齐 山(397)

冯雪峰与鲁迅

刘 清

冯雪峰同志的一生，是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一生。他在长期的斗争中，同鲁迅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既是鲁迅忠诚的学生，又是亲密的战友。在鲁迅逝世以后，他为纪念鲁迅、学习鲁迅、宣传鲁迅做了大量工作，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一

雪峰与鲁迅的友谊，是从一九二八年底开始的。

本来，雪峰作为一个文学青年，早就对鲁迅怀有敬重之情。一九二五年，雪峰曾在北京大学多次旁听鲁迅讲课。一九二六年，他翻译的一篇日本短篇小说曾由未名社转请鲁迅校改。同年八月，为了要同潘漠华等人出版一个小刊物，曾登门拜访鲁迅，希望得到帮助，但因鲁迅正准备离北京南下，未便多谈。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雪峰因受国民党浙江省政府通缉逃到上海，十二月九日，在柔石陪同下拜访了鲁迅，从此与鲁迅接近起来。一九二九年初雪峰迁居景云里鲁迅寓所对门后，来往更加密切，从一九二九年的《鲁迅日记》看，这一年中有有关雪峰的记载就有三十多条。事实上并不止此，据许广平回忆：“每天夜饭后，他在晒台上一看，如果先生处没有客人，他就过来

谈天。”（《欣慰的纪念·鲁迅和青年们》）

当时，鲁迅在“革命文学”论争的促使下，正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解剖自己，分析社会和各种文艺现象，并有计划地翻译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他把这一工作比为“从别国窃得火来，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的”，同时希望对读者有“较多的好处。”（《二心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雪峰也一贯热心于学习和翻译、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他在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七年翻译的有关苏联文学、演剧和舞蹈艺术情况的小册子，就被鲁迅称赞为“对中国文坛是有好处的”。雪峰随柔石第一次去访问鲁迅，便是带了有关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的问题去求教的。共同的信仰和奋斗目标，使他们很快地建立起革命的友谊，产生了思想上的共鸣。鲁迅常常是“愉快地说起他译了什么作品或看了什么书，而后紧接着说：‘实在得益非浅！’于是就谈下去”，谈过之后，“仿佛消除了心中一些郁积似地快乐”，“显得快乐、年青，时常夹着他那爽朗的出声的笑”（冯雪峰《回忆鲁迅》）而雪峰则从中受到“启发”，感觉“亲切”，并常常向鲁迅“质疑问难，甚为相得”。（《欣慰的纪念·鲁迅和青年们》）

一九二九年春，雪峰发起编译和出版“科学的艺术论丛书”，鲁迅给予指导和大力支持，这是他们的第一次合作。这套原定为十四册的丛书，因国民党政府查禁只印出了八种，其中鲁迅的译稿就有《艺术论》（普列汉诺夫著）、《文艺与批评》（卢那卡爾斯基著）和《文艺政策》等三部。对于鲁迅的译稿，付印前雪峰总是仔细地进行校对。鲁迅在《〈文艺与批评〉译者附记》中说：“……感谢雪峰君，他于校勘时，先就给我改正了不少的脱误。”后来在《〈文艺政策〉后记》中又

声明：“……雪峰当编定时，曾给我对比原译，订正了几个错误。”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间，雪峰在鲁迅指导下，着手筹备出版《萌芽月刊》。这个刊物在一九三〇年一月一日创刊，共出六期（最后一期改名《新地月刊》）。它在内容上突出地体现了鲁迅重视社会、文化批判和兼顾艺术而选刊有关精美插图的主张。每期都发表有鲁迅的杂文、译作和雪峰翻译的有关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文章。从第三期起《萌芽》成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机关刊物之一。

一九三〇年上半年，鲁迅主编《文艺研究》季刊，雪峰积极提供稿件。这个刊物仅出一期，其中雪峰有关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译作就有三篇。

一九三一年二月七日，柔石等五位革命作家被国民党反动派秘密杀害，使鲁迅无比愤怒和悲痛。为纪念死难烈士，雪峰提议秘密出版刊物。鲁迅赞同这个意见，并替它想好了名字，叫《前哨》，亲笔题了刊名，又撰写《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原来无题目，这题目是雪峰付排时加的）以及《柔石小传》等悼念烈士和抗议国民党反动派暴行的文章。这个刊物，由于国民党当局的压迫而造成印刷和发行困难，第二期起不得不改名为《文学导报》，十一月十五日出至第八期停刊。

一九三〇年五月，鲁迅移居北川公寓三楼；一九三一年九月，雪峰也迁至这个公寓的底层。这时，雪峰白天在外忙于党的工作，夜间回来便同鲁迅一起研究出版刊物、宣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问题。第五期以后的《文学导报》和一九三一年底出版的左联刊物《十字街头》等，就是他们夜以继日，在灯

下编辑出来的。许广平回忆他们并肩战斗的情景说：雪峰“曾有一时住在我们比邻，他大约每天十时才能回家，……回来饭后已十一时了。敲门声响，他来了。一来就忙得很，……刊物的封面、内容固然要和先生商讨，要先生帮忙。甚至题目也常是他出好指定，非做不可的。有时接受了，有时则加以拒绝。走出了，往往在晨二三时。然后先生再打起精神，做预约好的工作，直到东方发亮，还不能休息。这工作多超过先生个人能力以上，……先生说：‘有什么法子呢？人手又少，无可推委。至于他，人很质直，是浙东人的老脾气，没有法子。他对我的态度，站在政治立场上，他是对的。’”（《欣慰的纪念·鲁迅和青年们》）

三十年代，鲁迅除了驰骋文坛，进行思想斗争外，还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了一系列实际的政治斗争，并通过这些斗争，和党结成了紧密的关系。在这中间，作为共产党员的雪峰，曾起过重要的桥梁作用。

一九二九年下半年，当“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和“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开始酝酿的时候，党组织就派雪峰征求鲁迅的意见。鲁迅虽不大同意“自由大同盟”这种方式，认为一成立马上就会被解散，可是他依然给以支持，立刻答应参加并为发起人之一。对于“左联”成立，鲁迅一开始就表现了积极赞助的态度。他和雪峰等共十二个基本成员一同进行筹备，讨论起草纲领。一九三〇年三月二日“左联”成立时，鲁迅发表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著名讲话，雪峰很珍视鲁迅的意见，亲自记录，并整理出来，送请鲁迅改定后在《萌芽月刊》第四期上发表。这篇文章成为当时左翼文艺运动的纲领性文件。

“左联”成立以后，雪峰作为“左联”内党组织的负责人之一，他十分重视鲁迅对“左联”工作的领导，把鲁迅看作左翼文艺运动的一面旗帜。雪峰除了尊重和贯彻鲁迅对于“左联”工作的意见，邀请鲁迅参加“左联”的一些重要集会、活动外，还很关心鲁迅的安全，尽力保护鲁迅。他在一九三〇年下半年向组织建议，一切“左联”的工作会议都不请鲁迅参加，采取事前同鲁迅商量，事后向鲁迅汇报的方法。一九三三年八、九月，远东反战会议在上海地下党支持下进行筹备和召开期间，雪峰是会议组织者之一，他从安全角度考虑，不让鲁迅出席公开欢迎外国代表的聚会和秘密举行的正式会议，只安排鲁迅同与会的法国代表、著名作家伐扬—古久里个别会面。鲁迅也关心整个会议进程和雪峰的安全，他考虑雪峰为筹备会议，整天奔忙，搭乘公共车辆容易被特务钉梢，所以除捐助会议筹备经费外，另赠一百元给他，作为乘出租汽车代步之用。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日子里，雪峰同鲁迅总是互相关心，患难与共。

鲁迅后期生活中与一些重要的共产党人的亲密联系，也多是通过雪峰建立的。一九三一年初冬以前，当鲁迅与瞿秋白还没有见面的时候，雪峰担任了他们的信使，递送了双方通讯候问的函件。鲁迅最初约请瞿秋白翻译俄文原著的事也是雪峰经手办理的。一九三二年夏秋之间，雪峰陪同从鄂豫皖边区来上海养伤的红军指挥员陈赓同志与鲁迅会面。陈赓向鲁迅谈到红军反“围剿”的战斗，谈到苏区的人民生活、文化建设。他们整整谈了一个下午，直到夜间才分别。工农红军英勇顽强的战斗事迹深深地打动了鲁迅，使他更加热爱和信赖党所领导的革命事业，并想写一本关于红军反“围剿”的小说，后来因故未

能写成。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中旬，雪峰奉调往中央苏区工作。在瑞金期间，曾多次向毛泽东同志汇报了鲁迅在国民党文化“围剿”中向着敌人冲锋陷阵坚强不屈的斗争事迹，毛泽东同志也曾同他谈过鲁迅的作品。一九三六年四月，雪峰随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不久，党中央派他到上海进行建立电台，建立党的办事处，向救亡运动领袖传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等工作，周恩来同志亲自作了部署。临行之前，当时党的领导者之一张闻天同志曾多次嘱咐他到上海后，务必先找鲁迅、茅盾等，了解情况。雪峰抵沪的第二天——四月二十六日，就来到鲁迅家中，鲁迅极其兴奋地欢迎这位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回来的青年战友，他们多次长谈，鲁迅同他谈到当时上海文艺界的情况；他也报告了红军长征的经过，传达了党中央、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数千里外传来的党的声音，使鲁迅对党中央和对毛泽东同志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看到了我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光辉前景。他衷心拥护党中央关于时局的分析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所有这些，完全合乎逻辑地促成他后来表露出的愿为党的事业做一名小兵的崇高愿望。鲁迅逝世前最后五、六个月中，他根据自己对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深刻理解，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授意雪峰起草了《答托洛斯基派的信》、《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和《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等三篇重要文章，公开地表明自己站在共产党的旗帜下，并把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引为同志”，认为“是自以为光荣的”。他还托雪峰向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赠送火腿和《海上述林》（上卷），以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

鲁迅信赖中国共产党，共产党人也无限信任这位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方志敏同志牺牲前，托人将他给党中央的报告及文稿——《可爱的中国》、《清贫》带给鲁迅，并请他转送中央。雪峰到上海不久，鲁迅把烈士遗稿交给了他。雪峰将烈士密写的报告洗出，抄呈中央，文稿则根据中央指示，在上海妥善保存。由于鲁迅、雪峰的势力，方志敏烈士的两部珍贵的遗著，解放后得以和全国人民见面。

鲁迅从一九三六年五月中旬开始病倒，病情日益沉重。雪峰经常亲守在鲁迅身旁，还同许广平、茅盾、史沫特莱等商量，请了当时上海的肺科专门医师美国的邓医生来诊治。十月十七日鲁迅因感风寒，气喘复发，病情加剧，终于在十九日逝世。鲁迅逝世后，雪峰代表中国共产党参加筹划治丧工作，组成了包括毛泽东同志在内的治丧委员会，冒着国民党反动派和帝国主义监视捣乱的风险，胜利地举行了有上万名爱国群众参加的送殡和安葬仪式。雪峰当时迫于环境，只能在周建人家里参与筹划治丧工作，不可能亲自出席这一仪式。入葬第二天，他才一个人赶到鲁迅的墓旁，向自己相处近十年的亲密导师和战友，表达了最真挚最深切的悼念！

二

雪峰曾被认为是了解鲁迅后期思想和创作的“通人”（许广平《欣慰的纪念·研究鲁迅文学遗产的几个问题》）。在他一生中，写了大量有关鲁迅的文章和专著。据不完全统计，截至一九五七年为止，已经发表的约有六十多万字。

雪峰第一篇有关鲁迅的文章，是一九二八年五月发表的

《革命与知识阶级》。它存在着严重缺点，正如作者自己后来所说：“没有真的认识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于是也没有认识鲁迅先生对革命的作用”，然而他直感到鲁迅是一个伟大的存在，是任何人也抹煞不了的；批评了创造社对待鲁迅的错误态度，为当时正在受到围攻的鲁迅辩护。

一九三〇年五月，在鲁迅被新月派文人梁实秋攻击为“一味不满于现状”的“杂感家”的时候，雪峰发表了《讽刺文学与社会改革》，驳斥了梁实秋的攻击。文章认为，鲁迅是“热烈的社会改革家”，他的杂文是对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现状的无情揭露和鞭笞，是在为“工农大众建立起新世界及其文化”“净除”地盘；在他的杂文中，“谁也不能找出一篇没有思想的内容及社会目的单是谐谑或滑稽的作品”。雪峰对鲁迅杂文的社会作用的这种认识，虽不及后来瞿秋白在《鲁迅杂感选集序言》里的论述那么精当和充分，但在当时能有这样的认识，已属难能可贵了。

随着与鲁迅共同战斗的进展，雪峰逐渐加深了对鲁迅的了解。他在一九三六年七月给捷克文译本《鲁迅短篇小说集》写的《关于鲁迅在文学上的地位》一文，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文章是应鲁迅之约而写的，写完后又经鲁迅过目并改正了一处不准确的说法。它概述了鲁迅的思想、创作面貌，突出了鲁迅杂文的地位，分析了他的创作和中国文学传统和外国进步文学的关系。特别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他在当时便肯定了鲁迅作为思想家的地位。文章说，鲁迅是“以一个民族的、社会的革命者的资格去接近文学”的，他“作为一个思想革命者、文学革命者”参加了五四运动，“是当时思想革命与文学革命中的健将”，“在中国，鲁迅作为一个艺术家是伟大的存在……但作